

鲁越

文庆

主编

大师
与
名著

ZHONGGUOWENXUE DASHI YU WENXUE MINGZHU

济南出版社

中国文学大师与 中国文学名著⑪

主 编	鲁 越	文 庆	
副主编	周士钊	王维修	梁卫辉
编 委	丁 丽	于 群	文 庆
	王维修	张 诚	灵 灵
	黄泽继	黄 扬	梁卫辉
	梁惠茹	章文伟	鲁 越
	鲁 平	蒋一范	(按姓氏笔划排列)

济 南 出 版 社

中国文学大师与中国文学名著

鲁越 文庆 主编

责任编辑:孙凤文
济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封面设计:黄华斌
湖南广播电视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60.875
字数:1300 千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10001—15000

ISBN 7-80572-972-7/I·141

定价(共 12 册):66.00 元

(如有倒页、缺页、白页直接与印刷厂调换)

出版说明

《中国文学大师与中国文学名著》——不可抗拒的诱惑！

在浩浩荡荡的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中国的灿烂文化造就了一大批中国的文学大师。这些文学大师在诗、词、小说、戏曲的创作中，为祖国的文学宝藏增添了许多咏吟千古的绝唱——名著、名篇。许多作品被广泛介绍到世界，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地位，也使得世界人民得以一窥东方文学瑰宝的真面目，享受东方文明的沐浴。

为配合《世界文学大师与世界文学名著》的出版发行，应广大读者的强烈要求，我们组织了国内目前有影响的一批中青年作家、评论家、研究员编写了这套《中国文学大师与中国文学名著》，精选了中国文学名著中的12本精华，然后进行白话改写和缩写，并详介作者生卒年月和生平，文学名著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在文墨学林中的地位，一举三得，三位一体，使人们在了解了大师之后，欣赏到大师的名著，并能在赏析部分中系统地把握名著的精髓，增加阅读的情趣。

由于中国的文学大师们多生活在封建社会，且长期以来倍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加之历史的、环境的局限，使得大师们的名著有较大差异，思想性、艺术性不强的作品充斥文学名著中，给我们甄选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经编委们再三审定，才选中了这12本名著。即使是这样慎选的名著，我们充分考虑读者对象后，在缩写过程中还是删掉了个别不

妥之处，如笑笑生的《金瓶梅》，褚人获的《隋唐演义》等，把一些损害作品思想性、艺术性的某些章节剔除，但仍保持了原著的风貌，使广大读者开卷有益而绝无受害嫌疑。我们的宗旨只有一条：忠于艺术，忠于历史，实事求是，尽量完美。我们的原则也只有一条：不以编者好恶选择大师及大师的名著。

赏析方面的著述，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偏颇和缺点在所难免。加之今日之学者，大多采用当今文学评论界最新观点和方法，争议和不成熟也是存在的，望读者匡正、赐教。

在编写此书过程中，得到了国内文学艺术界、文学评论界、出版界、在京各大院校师长们的指导，并参照了一些师长们的著述和观点，在此深表敬意和谢忱。

编 者

1995.5 于北京

目 录

1 凌濛初

- 1.1 凌濛初 (1)
- 1.2 拍案惊奇 (6)
- 1.3 《拍案惊奇》赏析 (122)

11 凌濛初

1.1 凌濛初

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亦名凌波，一字波斥，别号即空观主人。祖先世代为官。祖父凌约言，是嘉靖十九年（1540）进士，任南京执掌法律、刑狱的副官——刑部员外郎，曾为明代封建统治集团效力多年。父亲凌迪知，字稚哲，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先是在朝廷掌管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等政令的“工部”中担任营膳司主事。这一官职的地位不高，但由于他的勤勉工作，很快得到上司的赏识，擢升为定州府和常州府的“同知”，辅佐知府治理两州的军政要务。后来，又被朝廷调为大名府担任“通判”的要职，并赴开州全面主持政务。

然而，自凌濛初来到人世，这个昔日的封建贵族之家已

逐步走向衰落。凌濛初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大哥湛初和二哥润初甚至来不及看上他一眼就先后亡故，家境十分凄凉。据郑龙采撰写的墓志铭可知：凌濛初十二岁入学，直到十八岁那年才在当地获得一个小小的廪膳生的资格。这和他的先辈所取得的显赫声名相比，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屋漏偏遭连夜雨”，就在凌濛初准备展翅飞腾之时，他又遭到新的打击：父亲不幸死去。这一来，全家的生活虽然还勉强过得下去，但大体上已只能维持衣食的温饱而已。这个曾是当地的豪族之家从此一蹶不振。这一切似乎都是命运的安排。三年服满，凌濛初才从家庭的变故中抬起头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书给国子祭酒刘氏。刘氏非常佩服凌濛初的杰出才华，把他写的文章推荐给耿定向。耿定向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耿定向的弟弟，当时担任的官职是“司马”。这是辅佐知府执政的重要官员，在社会上较有名望。他青睐于凌濛初的一手精湛的时文，多次向人赞赏说：“这是我的同事的儿子，哥哥耿定向曾夸他为‘天下士’，难道你不知道吗？”此语一出，凌濛初的声名大震。

凌濛初果然不负众望，开始崭露头角。同年，他与好友冯梦祯同游吴地。在太湖之中的船上，两人携带着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的《禅喜集》，切磋研讨，愈读兴致愈高，在书上写下了许多评语。这可算是凌濛初从事文学生涯的开始。他的杰出才华也在这些评语中得到了充分的表露。此书后来和他评点的《山谷禅喜集》一起于天启七年（1621）刊行。为了寻求更为广阔的施展才能的天地，不久，凌濛初和母亲一起来到南京，在珍珠桥居住。

南京，是著名的六朝古都之一，人杰地灵，比起湖州来，

更能谛听到时代的足音。万历三十三年（1605），他三十六岁时，母亲又离世而去。十月，凌濛初扶柩南归。谁知物是人非，这次故里之行带给凌濛初的是新的痛苦：家族中因仇妒而产生矛盾纷争。他不愿意卷入这类漩涡，匆匆安葬母亲后，很快地返回南京。此后凌濛初发愤攻书，潜心钻研学问，以求在功名仕途中博取桂冠。数年间，他连考四场，然而都未能如愿，只得到一个“副榜”（即候选）生员。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凌濛初顿感心灰意冷，绝望于功名仕途之路，写下了《绝交举子书》，并在杼山和戴山间筑一精舍，准备归隐终老。这是凌濛初一生中的落拓时期，他的痛苦和愤懑在《杼山赋》、《戴山记》、《戴山诗》中有着真切的反映。可惜它们都已湮没无闻，使我们失去了解剖凌濛初思想的第一手资料。

天启三年（1623）发生的“入都就选”一事，最终改变了凌濛初的生活道路。这年，凌濛初四十四岁。他在“入都就选”的途中，遇见了刚任朝廷要职的礼部尚书朱国桢。朱国桢对凌濛初的文名早有所闻，两人同舟前往，一路上谈得十分投机。尤其是对于“经济之术”，几乎不谋而合。短短的几天行程，使凌濛初重新鼓起从事著述的勇气和信心。

崇祯七年（1634），凌濛初五十五岁，才担任小小的上海县丞，兼署令事。八个月后，又署海防。此时，天下大变。自天、崇年间起，朝政愈益黑暗腐败，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各种规模的农民起义多达数百起。尤其是在陕北爆发的以张献忠、高迎祥和李自成成为首领的农民起义，经过七年的浴血奋战，已向全国发展。1634年，起义军攻襄阳，克平利、房县、保康，二月间入川后，攻克了夔州，一路势如破竹，直取湖北、河南等地，声势浩大，引起朝野震动。凌濛初任职的东

南沿海地区，局势虽较稳定，但各地农民起义波及的影响，也在人们的心头产生激荡。当时，潘昭度任南赣巡抚，几次遣人来聘用凌濛初担任他的幕僚，共同辅佐勤王，以成大业。凌濛初以为报效国家的时机已到，“慨然有击楫澄清之志”。但由于他刚被朝廷任为上海县丞，因此婉拒了潘昭度，而把主要的精力用于治县上。对此，郑龙采撰写的墓志铭说：

后选得上海丞……未几，署令事，凡八月。催科抚字，两无失焉。迄今海滨故老尤能称述之。既而有北输之役——先是任役者辄罹于法——邑之绅衿耆庶皆欲请于漕院，以他官代。公曰：“是吾职也。彼皆不得其肯綮耳，我能办之。”遂输粟入都，果竣事。归作《北输》前、后两赋，呈上官，金曰：“是可为松郡良法矣。”又署海防事，其盐场积弊甚多，灶户奸商，交相蒙蔽，而吏胥玩法，莫可究悉。公为井字法，盐作九堆为一井，大小高下如一；每一井一场官守之，较其一而知其八。一日可毕数十井，锱铢无爽也。沿海防皆以为法，直指使者屡嘉奖之。在上海八年，擢为徐州判。去任之日，卧輶攀辕涕泣阻道者，踵下接也。

由此可知，凌濛初在任上海县丞并署海防期间，政绩颇佳。

在从政的同时，凌濛初依然眷恋于文学。1637年，其友张旭初编著的《吴骚合编》一书问世。凌濛初选录书中的三套散曲和时人的其他散曲，略加评点，编为《南音三籁》一书，成上、中、下三卷，为南曲的流布作出了贡献。

凌濛初的才干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赏识。崇祯十五年(1642)，他已六十三岁了，朝廷擢升他为徐州通判，分署房村治河。房村地处交通要道，对岸是吕梁洪，扼守着南北航运的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他刚上任不久，发现每当春天桃花水发之时，洪水泛滥成灾，居民流离失所，经过实地考察后，与负责治河的官员方允立商量，在沿岸构筑防波堤，阻挡了洪水的冲击。

房村治河的成功，使他的声名再次大振，为两淮巡抚路振飞“表奖者再”。第二年，陈小乙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来到山东及徐州一带活动，朝廷指命何腾蛟屯兵徐、淮镇压。何腾蛟倾慕凌濛初的才名，聘为幕僚。凌濛初向他献上《剿寇十策》，官军终于打败了农民起义军的进攻。为彻底根除农民起义军的“骚扰”，凌濛初主动向何腾蛟请求单骑去说降陈小乙，获得成功。

1644年，是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一月，李自成在西安立国号为“大顺”，旋即挥师东进，连克太原、大同……直逼北京；张献忠兵出荆州，直取夔州，所向无敌，建都四川，明王朝岌岌可危。风雨飘摇中，凌濛初的生命旅程也走到了尽头。一月七日晚，农民起义军的洪流如潮水般地直泻徐州，其中有一支数万人的部队包围了房村。凌濛初被围在村内。他把各乡、村的群众组织起来，以举火为号，对抗农民起义军的进攻。然而，这一切犹如以卵击石，在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的夹击下，凌濛初只得退守至城楼上固守。九日清晨，密密麻麻的农民起义军把房村围得水泄不通，逼迫凌濛初交械。十二日清晨，凌濛初呕血不止。他深知命不保夕，就对乡民们说：“我生不能保全你们，死也当为厉鬼去剿灭贼寇。”说

完，用尽全身力气，向着义军连呼三声：“不要伤我百姓！”突然大口大口地喷血……凌濛初倒地而死，时年六十五岁。

五月十九日，崇祯帝在煤山自缢身死，北京城迎来了身披毡笠缥衣，骑着乌驳悍马的李自成。他登上皇极殿，当上了皇帝。这与凌濛初的“殉职”尽忠而死，相距仅二个月零七天。

凌濛初的一生，是一个悲剧。凭着他的智慧和才干，本可以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可是，曲折坎坷的人生之路，使他历尽磨难，明末农民起义的风暴，把凌濛初推向阶级生死搏斗的风口浪尖。正是在这面历史的明镜面前，彻底暴露了这位在封建旧贵族家庭熏陶中成长的文人思想上的致命弱点。他一心想报效“国家”，但是主宰“国家”命运的，不是人民，而是那些已末日临头的封建地主阶级。可惜凌濛初始终看不到这一点。他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企图以自己微弱的身躯去阻挡历史的车轮，最终成为封建王国的殉葬者。

1.2 拍案惊奇

刘东山夸技受辱

明朝嘉靖年间，直隶河间府交河县有个叫刘崧的人，号

“东山”。他在北京巡捕衙门里当缉捕军校的头儿，练得一身好本事，弓马娴熟，箭无虚发，人称“连珠箭”。多有大本事的大盗一碰上他，就像瓮中捉鳖，手到擒拿。他干了三十多年，也攒下一些家财，不想再干下去，便辞职还乡，另谋生路。

这一年冬天，临年傍节，他赶了驴马十余头，到北京转卖，得了百多两银子。生意做完了，他到顺城门（今宣武门）雇骡子回家。在骡马店里，碰上了来京的邻居张二郎。二郎问他：“东山要上哪儿去？”他把雇骡子回家的事说了一遍。二郎忠告他：“听说近来路上不消停，良乡、郑州一带盗贼出没，大白天就敢劫人。老兄带了这么多银子，又没个做伴的，路上要仔细些！”东山听了，不屑一顾地笑了笑，用两个拳头做个拉弓的姿势说：“我几十年拉弓射箭，还没有碰上对手；今儿如果碰上，倒想练练手劲！”左右的人听他大声喧嚷，有问他姓名的。他回了句“刘东山！”换得一迭声的“久仰！久仰！”

次日，东山五更起床，将银子袋紧紧裹在肚前，穿上外衣，又扎了腰带，挂弓挎刀，骑上高大的骡子，扬鞭奔路。走了一程，不觉来到良乡。只见后边有一人，催马赶来。东山斜目一看，原来是位二十岁左右的美少年。身挂长弓短刀，也是武勇打扮。

东山正侧目偷瞧时，那美少年先搭话了：“我们一起走怎么样？”随又拱手，“愿问高姓大名？”东山毫不遮掩地告诉了。美少年忙说：“久闻先辈大名；但不知您上哪去？”东山说：“回家，交河县。”美少年说：“多凑巧。小人家住临淄，从小喜欢弓马，把书本丢了。三年前开始做买卖，也得些利息。今儿奔家娶妻，正好与先辈结伴，也壮些胆子。”东山见他腰间

沉重，语言温和，相貌白俊，身材瘦小，谅他不是个歹人。一路同行，也不寂寞。忙说：“我愿相陪！”当夜一同住了客店，同食同宿，亲如兄弟。

第二天，到了涿州地面，美少年坐在马上问东山：“听说前辈最能捕贼，一生捕了多少？有没有撞上好汉？”东山正想夸耀自己的好手段，借这一问，来了神气：“我一生只靠两只手、一张弓，捉拿绿林盗贼不计其数，从没遇上一个对手；倘若今儿碰上了，我就显显手段让你亲眼看！”美少年听完，微微一笑，在马上伸过手来，说：“那就请先辈把肩上的宝弓借给我看看？”东山毫不戒意地递了过来。美少年左手搭弓，右手轻轻一拽，就拉满了弦。连着松拉几次，那直硬的弓弦在他手里如同一条软绸带。东山大惊失色；但还是要顾全面子，也借美少年的弓一试。可他一拿到弓，觉得特沉重，足有二十多斤。顺手一拉弦，用尽平生力气，累得面红耳赤，怎么也拉不满。只得吐吐舌，说：“你的弓好硬！”美少年谦虚地说：“我弓虽硬，也没有先辈那份神力呀！”当夜二人又同宿同食。

第二天，夕阳西下时，过雄县。那美少年突然拍了一下马，那马如腾云般地朝前冲去，一溜烟没了踪影。

东山是串贼窝的老手，少年的举动让他怎不惊恐。暗想：这是天叫我倒架呀！那少年如真是贼，他的神力可难以抵挡……他正忐忑不安地乱想，忽然遇见那美少年在百步之外回马停身。他弯弓搭箭，拉了个满月，高声对东山叫道：“久闻先辈手下无敌，今儿请你先听听箭风！”话音未落，“嗖”的一声，东山只觉得左耳发凉，那箭像飞鸟一般从耳边擦过。美少年哈哈一笑，又搭上一箭，瞄准东山面额，说：“先辈是个

懂事人，快将腰间的钱和骡子留下，饶你不死！”东山料定敌不过美少年，乖乖地下了骡子，解下腰间银袋，双手捧着，跪行来到少年马前，叩头说：“银钱奉上，好汉饶命！”少年在马上弯腰接了银包，喝斥他说：“我要你性命做甚？快滚！老子在这儿还有事，不能陪你同行。”说罢，拉过骡子，一溜烟走了，留下了滚滚黄尘。

东山空手回到交河老家，气恼地同妻子说了路上的丧气事。为顾全脸面，一再嘱咐：“千万别外传。”从此，他再也不敢外出做生意了。为了生计，只好凑点小本钱，在村郊开了一个小酒铺。

十八兄酒店行奇

又是一个寒天冬日，一对夫妻正在酒店卖酒，店前来了一伙骑马客人，共十一位。个个身穿短衣，挎弓带刀，十分英武。他们下了马，店主人赶忙拉马入槽，铡草煮豆。

客人中有一位不戴帽子的，也就十五六岁年纪，身高有八尺多，唯独他不下马，对众人吩咐道：“我去对门住！”众客人连声应是，引那人去对门住下。

这边十个人开始吃酒。店主人安排了许多猪羊牛肉，上好烧酒，他们不一会儿就狼吞虎咽地吃下六七十斤肉，六七坛酒。又叫主人送酒肉去对门，专门侍奉那没戴帽子的少年。

众客人吃着店里的酒肉，仍觉不畅快，又解开自带的皮囊，取出鹿蹄、野鸡、烧兔等物，对店主人说：“这算我们做东，请你也来同吃共饮！”店主人推让一番，刚要坐下，瞧见

北面左首一个戴毡帽的客人，在拿眼瞄他。店主人猛然一惊，吓得变貌变色，不敢落坐。

原来，这店主人是刘东山；那位戴毡帽的，恰是三年前与他同行的美少年。东山暗暗叫苦：“上次只他一人，我都不敢抵挡，今儿人这么多，想必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可怎么好？家产、性命怕要毁了！”他正心慌意乱，那戴毡帽的却走过来劝酒：“东山兄，别来可好？往昔咱一块同行，很是想念。”东山这时已面如土色，慌忙下跪：“望好汉恕罪！恕罪！”

那少年一笑，也忙跪下：“刘兄快别这样，别这样！羞死人了。”说着扶起东山，“那年俺兄弟们在顺城门店中，听您夸说手段，自称天下无敌，兄弟们不平，才派小弟跟踪您做下轻薄事；我负您同行之约，至今还常想起你我并肩同行的快乐。上次取走你百两银子，今儿还您十倍！”说着，便从囊中取银千两，放在案上，“权当与您别来一敬，请快收下。”东山惊呆好一时，如梦如痴，怕是少年取笑他，哪里敢收。少年见他迟疑，拍手笑道：“大丈夫从不做欺人之事。您东山也是一条好汉，今儿怎么这般胆虚？难道我们兄弟今天来真想取您银子、家产不成？莫误会，请快收下！”东山听他说得慷慨，一脸诚意，才大梦初醒地不再推辞，唤出妻子将赠金收了。妻子问清来历，高兴地说：“好汉们这么豪杰，看重恩德。咱们不能轻待，何不再杀些猪羊，留他们在这儿顽耍几日？”东山赞成，随即将此意与少年和众客人说了。客人们很高兴，说：“既然刘兄是故人，有什么不可以；只是该请教十八兄一声。”说着，便一齐走向对门，找那没戴帽子的少年客人。

东山也随了去，见众客对那位称“十八兄”的少年恭恭敬敬，细说了他留客的好意。十八兄略思片刻，说：“这样也

好！只是大家酒足饭饱后不要贪睡；谁要负了主人的殷勤之心，稍有胡来，俺腰间的两刀就有血吃了！”众客齐声说：“是！兄弟们知道！”东山暗想：这十八兄准是个头儿，还挺厉害。

众客重又回到酒店，开怀再饮。又有人提酒到对门楼上，供十八兄自斟自饮，也不敢坐陪。这十八兄虽然人小，但酒量特大，一个人能顶上五六人喝的。他自己还从囊中取出个纯银筴篱来，扇炭火烤煎饼吃，连吃下百来张。吃完，大步走出门，不知去向。直到天晚才回来，重在对门住下，也不来刘东山的家。

众客自是在东山家吃耍，时而去看望十八兄，也不敢多说、多笑。东山见十八兄这般威严，背地向那同行的美少年打问：“这十八兄是何等人物？”美少年不答，却笑，大家也跟着笑。笑罢，又吟诗：“杨柳桃花相间出，不知那个是春风？”吟罢，又笑。

众客住了两日，个个热诚地与东山告别，然后上马。那没戴帽子的十八兄在前，众人随后，一拥而去。东山瞪目相送，可他到底也没弄明白：这十八兄一伙是些啥人？但他白得千两银子，手头倒也从容。他怕家里突显富贵，又招惹出事来，赶忙搬入城内，做起别的生意。

后来，他和朋友说起这事，朋友便帮他拆解，说那头儿称十八，必是姓李；他与兄弟们两处住，是防人暗算时便于照应；他一个人独出，做出什么勾当来，既不便查清，又不连累弟兄。这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东山听了这番议论，自叹不如。从此，再也不敢说一句武艺上的话，弃弓折箭，本分度日，活到八十岁病死。